

## 知和行书局

荐阅书单

海航日月旗舰店  
海航大厦店  
国秀城店  
江南城店  
万绿园店  
远大店  
国兴店

### 《废墟的花朵》

自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,这本《废墟的花朵》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,带有莫氏作品常有的侦探意味和怀旧情愫。

故事背景设定在1933年的法国巴黎,一对年轻夫妇在租借的公寓内死去,死因扑朔迷离。当天晚上,这对平时生活规矩的小夫妻,突发兴致去了酒吧和舞厅,过程中遇到四个陌生男女,并将他们带回家中,结果凌晨两人相继“自杀”,并留下“遗书”。究竟是自杀,还是他杀,警察调查无果。直到30年后,一位年轻人得知此案,决定重新调查,在调查过程中,也勾起他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和回忆。

莫迪亚诺坦承,自己一直有写侦探小说的欲望,但他的作品又迥异于一般的侦探小说。他更注重的是在破案过程中,寻找到自己迷失的身份,许多看似与破案主线无关的“闲笔”,反倒成为莫氏作品的主体,“侦探”不过是他诉说衷肠的外壳。

### 《三十三年梦》

这是一本与记忆有关的散文随笔集,记录下作者三十三年来一次次返回日本京都,或独自一人,或与友人同游的旅途。“我第一次来京都(一九七九)至今,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。”对于朱天心而言,京都是高中时代“三三”社团幻灭后的倒影,是无数从她生命中穿过、仅留下记忆印痕的人和事,是写作征途中不可替代也无法泯灭的精神灯塔,更是一场她似梦还醒、欲说还休的人生际遇。

朱天心用一贯绵密、细腻的笔触,以打碎、融化在时间里的不悲不喜的情绪,一笔一笔书写宁宁道上的人影、穿着长袄打两条辫子的姊姊天文、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、盛年时的父母、如风穿过的树林般无声却永恒的友人们……一个创作者飘摇无际的宿命,摇身穿过一千两百年不变的古都,终在文字中得了自由。

### 《萤火谷的梦想家》

萤是萤火谷里的一只萤火虫,她拼命练习自己的飞行,渴望终有一天能飞到萤火谷外看更大的世界。“远离巨人”是萤火谷里世代流传的智慧,可萤并不相信,她见过小巨人彼得,发现他并不可怕。同样不相信的还有一只叫蝉的蟋蟀,他甚至会唱巨人们哼唱的棒球歌,这也是彼得以前经常唱的,那时他的朋友还在,他们俩一起在河岸边玩接球。还有一只名叫阿鼠的传奇河鼠,他是勇敢、喜欢冒险、一辈子都在河上航行的河鼠部落里的最后一只。

萤火谷里惧怕的巨人其实只是人类。只是萤、蝉、阿鼠,这些萤火谷的梦想家,并不一味遵从长者和前辈的忠告,接受所谓流传已久的智慧和箴言,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判断去探寻外面的世界。这是一个关于孤独、爱与渴望的故事。



作者: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

时间: 2017年8月  
版本: 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作者: 朱天心  
时间: 2017年7月  
版本: 理想国 · 学林出版社



作者: 艾莉森·麦吉  
时间: 2017年10月  
版本: 心喜阅童书 ·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《一升露水一升花》: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

文|高中梅

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,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,他学贯中西,博古通今。他的著作,对于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。在这本新书《一升露水一升花》中,朱光潜写了美、人生、缘分、处世等众多话题,从美学的视角,谈论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书中收录《谈动》《谈读书》《谈学问》《悲剧与人生的距离》等经典佳作,解读大师毕生美学思想精华。从读书与交友到文艺与修养,从旅行与回忆到自然与处事,朱光潜用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他丰富、包容又恢宏的精神世界。这些文章体现了他的人生境界,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,美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随文配以多幅中外著名画作,画中有故事,文中有真言,暗中契合,别致地构筑出朱光潜的美学和生活世界。

生活中,有人会不由自主地自问,美学与我何关?我一不做设计,二不搞创作,三不指望美有什么用处?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,多半是源于对于真正的美缺乏认识,还停留在肤浅的认识上,朱光潜开篇就谈到,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,不应该暮气沉沉的,应该努力做学问,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;谈静,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,大半因为心地太忙,不空所以不灵;谈交友,朋友往往是测量自己的一张最精确的尺度,要是有好朋友,自己先须是个好人。

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

品。作品忌俗滥,生活也忌俗滥。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。朱光潜写西施患心病,常捧心颦眉,这是自然的流露,所以愈增其美。东施没有心病,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,只能引人嫌恶。在西施是创作,在东施便是滥调。滥调起于生命的干枯,也就是虚伪的表现。“虚伪的表现”就是“丑”。在什么地位,是怎样的人,感到怎样情趣,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,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,这才是艺术的生活。朱光潜借此告诉人们,什么是生活中的美。

尽管对美的追求总有种高于生活的自矜,但朱光潜笔下的风神绝不是隐士的逃避,战时“谈风月”依旧有现实观照。他痛心于社会的腐蚀,“实由我们人的质料太差,学问、品格、才力,件件都经不起衡量。多数人徒以学校为晋升干禄之阶,品格固不砥砺,学问也止于浅尝肤受”。他终其一生坚持着“此时此地此生”的座右铭:“此时我能做的事,绝不推诿到下一时刻;此地我能做的事,绝不想着换另一个境地再做;此身我能做的事,绝不妄想他人来替代。”有美的趣味,有此时此地此生的担当,是为大写的人。

现在社会流行的鸡汤热点,在朱光潜的作品里都有体现。比如,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,他说:“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于有缺陷,有想象的田地,生活本身就是方法!”不完美才是人生,这是从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生



作者: 朱光潜  
时间: 2017年8月  
版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的诠释。人人都想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,然而人生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“凡人”。所以,人活一世,不要幻想生活总是很圆满,也不要幻想在生活的四季中享受所有的春天,最重要的是采取怎样的生活态度。

那么,到底什么是美,什么是审美呢?也许答案太过玄妙难解,没有人会给出一个明确的教条概念。朱光潜直接追溯到美产生一个源头上——艺术家如何能创造美的,让人更直观地理解美。他写道:“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,一半是匠人。他要有诗人的妙悟,要有匠人的手腕,妙悟来自性灵,手腕则可得于模仿。”他认为,美的一半在物,一半在你。美是需要你的发现,你的欣赏,人与美才能产生共鸣,而欣赏美,就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。

读完全书,感慨于朱光潜博学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他那颗对人世美好孜孜追求的心。读书的时候,常常会忘记他美学家的身份。他用文字,保持人间的诗意,而这些文字也正是他记忆的一部分。他想帮助我们开拓更加丰富的世界,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会是一场灵魂的冒险。■

# 《〈红楼梦〉人物论》: 析红学密码 解雪芹深意

文|夏学杰

海明威在《午后之死》一书中写道:“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,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,读者呢,只要作者写的真实,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,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。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,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。”《红楼梦》无疑是很符合海明威的冰山原理的,因为它有太多言有尽而意无穷,有些问题至今还是迷雾重重。白先勇说: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天书,有永远解不完的密码,有永远看不完的各种深层的意蕴在里面。

《传神文笔足千秋——〈红楼梦〉人物论》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的扛鼎之作,收入作者剖析《红楼梦》人物的文章33篇,对《红楼梦》中复杂而众多的个性形象,如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、薛姨妈、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、妙玉、晴雯、紫鹃等六十余人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,解曹雪芹深藏之意,读来让人醍醐灌顶。

薛宝钗到底对贾宝玉有意无意,这是我在看《红楼梦》时比较迷糊的。李希凡认为,薛是有意的,只是碍于封建礼教而隐忍不发。在第八回中,薛宝钗小恙,宝玉前来探望。宝钗看了贾宝玉的玉,宝钗看毕,又从新翻过正

面来细看,口内念道:“莫失莫忘,仙寿恒昌。”念了两遍,乃回头向莺儿笑道:“你不去倒茶,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?”莺儿嘻嘻笑道:“我听这两句话,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。”本书指出,宝钗的内心活动被写得十分含蓄,不可用一般天真少女的心态来衡量她的心思。以她的聪慧和悟性,看到时立刻就会想到正好与自己项圈上刻的字是“一对儿”,念两遍无非是要引起莺儿的注意,那善解人意的黄莺儿又岂能不多这句嘴!显然,宝钗是要借莺儿之口说出自己心里想说又不便说的话。

本书说:贾母对府内的大小事务从不指手画脚,听任王夫人和凤姐去管理,自己图个老来清净。实际上,她是贾氏贵族中唯一真正懂得对晚辈和下人恩威并施、驾驭管束的人。李纨平常不苟言笑,只以恩德示人,实际上是个心里有数、绵里藏针的厉害角色。本书之评说均有理有据,不脱离原著去臆测。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论及《红楼梦》续书,曾引述过这样一种说法:“或谓‘戴君诚夫见一旧时真本,八十回之后,皆与今本不同。荣宁籍没后,皆极萧条,宝钗亦早卒,宝玉无以作家,至沦于乞丐之流,史湘云则为乞



作者: 李希凡 / 李萌  
时间: 2017年9月  
版本: 东方出版中心

丐,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……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。’可惜,这本“续书”却至今未见真容,而在红学研究中,一直有人认为,这就是《红楼梦》八十回之后失去的真本。甚至,有些人说贾宝玉本来爱的是史湘云。李希凡谈到:这完全违背了曹雪芹在书中已明示过的史湘云的悲剧命运。我们只能敦促“红学”考证和研究走实事求是的正路,深入理解《红楼梦》时代精神的内涵,尊重曹雪芹的原著,不作无端的附会,更不要用个人的好恶谬解作者的创作初衷,误导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审美情趣。

当然,谈起《红楼梦》,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莫过于它是一部残书,无论做研究,还是阅读,第八十回成为一个明显的分界岭。本书对红楼梦人物评论,就是以前八十回为准的。不过,倒也因其残缺,使其更加扑朔迷离,二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。■